

譯 筠 咏 廖

人的碎破魂靈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譯 筠 咏 廖

人的碎破魂靈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目次

靈魂破碎的人	一
黑影	二
法外人	三
舞熊	四
愛華	五
入伍	六
一個冒險的士兵	七
波斯的聖日	八

靈魂破碎的人

二

譯後瑣語……

……

……

……

……

……

……

……

……

……

……

……

……

……

……

靈魂破碎的人

南斯拉夫 梅士克作

一

已經暮秋時候了，天黑得很早。

點着了燈，坐在桌前寫作。像這樣充滿了陰鬱和平，充滿了寂寞和夢般的神祕的時候，是最適宜寫作的。

在我聽見外面路上的腳步聲，和談話聲時，我已工作一些時候了。老僕人手裏拿了枝蠟燭，開了門，說：

「在這裏，進來！」

舉起了我的燈罩，我看見一個生着栗色鬚鬚和長髮的不知姓名的青年站在門口。老僕人隨即又把門關上。我默默地望着他，等着他說出他的要求，同時對自己想：「一個失業的工人。他是來求助的，但該來早點呀！」

他那藍如兩口湖的大眼睛，也默默地觀察了我一會兒。

「大人，請恕我在這樣運的時候來打擾你。」他說了一會，以後又以一種非普通工人所有的禮儀和文雅向我打着躬。他用一種外國調子說着德語——我聽過從德國南部來的

靈魂破碎的人

靈魂破碎的人

旅客說話也同樣的口音，他說得非常急，幾乎是興奮。「我來是爲了想和你談幾件事」。

「你可坐下來嗎？」

我指了指那張桌對面的椅子給他，可是他不懂得我的指示，好像沒有看見一般，把一張椅子拉近我來，他便坐在我的右邊。

我坦白地承認，在這寂寞無聲的夜裏，在這靜悄悄的房裏，和一個闊肩而有力的不知姓名的人坐在一塊兒，我心裏實在有點不安：他那肌肉強大的手，只一揮便可把我打倒；他那手兒放在桌上，不息地來來往往地滑着，或是敲着拿在另一隻手裏的大手杖，甚至他在坐着，他都依着那手杖，好像疲倦了一般。那手杖似乎會把他的力量流到他的血管中以支持他坐得端正似地。

「我是在旅途中，所以我到這兒來」——他又開始說，同時小心而勉強地觀察着我，

似乎他在分析我的眼睛，試想測出那藏在那明顯地閃爍着的眼裏的思慮似地。

「他爲什麼這樣奇怪地看着我呢？他真的是爲了一些含有卑鄙念頭之特殊目的來的嗎？」我不安地想着。心裏恨老僕人把他帶進來。可是忿怒並不能改變情勢。我已是一個俘虜了，于是我便以最友愛的態度，答：

「我很歡喜，那麼你想和我談論什麼呢？」

「你覺得全區的人嗎？」

「我在這兒已經四年了，我相信我很知道他們。」

「可是你認得下村的哈伯爾嗎？」

「稍爲曉得一點，僅僅聽人說過他們。」

「你沒有和他們交際嗎？」

「沒有，我們沒有相逢的機會；他們是新教徒。」

他敲着棍子，更靠近我。

「那是什麼呢？我以為哈伯爾的女兒也許有時候會到你這兒來。」

「爲什麼呢？」

「爲請教，讓我們這樣說吧。青年姑娘是需要忠告的。」

我很奇怪這生人的思想，也奇怪他說話的急速，幾乎完全是機器一般的說法，好像在急速地背誦一篇名言似地。

「沒有，她從沒有來過。我甚至還不認得她哩。」

「沒有嗎？那真怪，我想——啊，我怎麼說好呢？請聽着，我想從你這兒知道一些哈伯爾的事體。」

「抱歉得很，我沒有什麼他的事可奉告。你不認得他嗎？這顯然你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

「以天爲誓，我知道他們，甚至知道得太詳細了。」他痛苦地，忿怒地，格格地冷笑。他握緊左拳好似一個大紅錘似地在桌上重重地捶了

一下。

「我知道他們！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像這些人害我那麼深。」

我驚奇地看着他。他那不停的眼睛，閃着一種內在的光輝，尖銳地盯着我。

我開始感到不僅不安全，而且受壓迫。

「我坦白地告訴你，我是哈伯爾的兒子」。

接着就是一陣怕人的沉默。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立即想起一些鄰人謠傳他的話。在什麼地方聽見過，他常在牢裏。當他在軍隊裏服務的時候，他的智慧使他得到一個副官的地位。可是軍隊的生活那麼地嚴肅，在第三年他便逃了。他回到家裏。警察不久就跟來了。他看見沒有別條路可逃，連衣裳也沒有脫就跳進德刺發河去了。無奈當時那軍官非常氣他，覺得他竟使他們這樣麻煩，便也跳進了河裏，漠然地揮手叫自己的同伴們也脫去衣服，說：「你們也跳下來！」於是，他終于被捉住了。他們又把他插進軍隊裏。這使他很感到不快，二等他在軍隊裏服務期滿之後，他便走到美國去了，但他並非如其他許多人一般爲貪婪金錢、財富的欲望所驅使，只不過爲了對於故鄉的厭惡使他到那裏去罷了。

當我現在面對着他的時候，舉一切的過去，都如閃電似地閃過我的腦海。

「你是哈伯爾的兒子嗎？」我沒精打采慢慢地，從容地打破這使我痛苦而威脅的不愉快的沉寂。

「不錯，但我恥爲他的兒子。慚愧我的名字，慚愧我的父親。」

他的眼睛在他那闊大的眉下好似電光般閃爍着。

「爲什麼呢？先生，我還沒有聽見令尊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沒有？他是個惡鬼！我的不幸，他應該負責的。我在他的保護之下，他却把我丟在牢裏。」

「令尊嗎？那是難以相信的。」

「因爲你不知道他。你已承認不認識他，那麼你又何能爲他辯解呢？」

「我並不是爲他辯解，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我却不以爲怪，因爲我知道他。」他從容地把前額的頭髮撩了過去。「如果現在我回家，恐怕我會殺他哩。」

我敢想笑，但沒有笑成。

「你不相信嗎？無須你信，假如你不信還好些。」他又從容地說。「也許我不會真的殺他。但會放火燒他房子。使他全部財人滅亡。」

「你要三思而行。他畢竟是你的人。」

寂寞重慶了仙；他紛紛地咬着嘴唇，好像大風暴雨前的天色般，充滿了憂鬱。

「你對。我或者會仔細想想；否則，我所做的，只有害我自己。我又會發投進牢裏。」

「你能了解這點最好。」

她似乎同意地點着頭，他靜靜地問：「但我到那裏去呢？我到那裏去呢——那裏？」

「你可停這裏什麼地方過夜。」

「那裏呢？」

「也許在旅館裏？旅館主人是個新教徒。」

「新教徒？」似乎這報告引起了些微的相似地。可是過了一會，他又不介意地，幾乎毫不

不在意地搖着頭。

「那沒有什麼？旅館主人是旅館主人——他們都是金錢的飢渴者。」

「當然，任何旅館也不會拒絕金錢，假如你沒有，讓我奉獻一點給你吧。」

我心裏想：「用這方法最容易而且最愉快地脫離他。」

可是我想錯了，我的貢獻完全不為他所喜。

對「謝謝你。我不是乞丐。」

「我知道。不過我很喜歡出於至誠幫助你，如果願意的話。」

又想了——會。

「確實，我很困難……不過第一次，我會還你。」

「謝謝，用不着還。」

「我不想那樣，我已告訴過你，我不是個乞丐。我可向你借，並且還你。」 又沉默地在想了。「也許我們會許久不見面。在那時我會告訴我的妹妹還你。」

「隨你所願。」

我們站了起來。

「對不起！我已打擾了你許久了。但我不知道到誰那裏去。我想在這裏，我很願意知道關於這些人的一些事。你說旅館主人是個新教徒，也許他知道得多些。或許他會告訴我。當然，如果他不是個奸徒的話。不過在近來，這世界上的人，你能夠，或者敢相信誰呢？」

在我拿着火照着他下樓的時候，喟然嘆了聲，對於他的激動覺這樣奇怪地相反，他進來的時候，幾乎使我發怒，他繼續而有禮地說了幾遍，原諒他這樣遲不合宜的時候來訪。

「不妨事。再會。」

二

靈魂破碎的人

快到中夏了，我從附近教區回家。在禮拜堂的下首穿過我的鄰舍盧某的院子。陡然，
一類開着花的蘋果樹的樹枝下的草裏走出一個金黃色髮辮和長髮的青年的黑影。

我有些驚異地看看，那是個外國人。

「你不曉得我了嗎？」

起初我確有點不安。隨即我又想起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對大藍眼，那髮辮
幾乎粉亂的鬍子。

「當然我認得你，我們已經許久不見了。」

「確實許久，我已經在流浪了。」

「現在你又回家了嗎？」

「像？」他兩眼都呈現得不安，甚至更忸怩，發射着一種燃燒着的怒火。「可是我沒
有家呢！」但隨即又好像沒有說實話而立即感到羞愧似地，正如一個馴良的孩子覺得害羞
般。沈默了一會以後，他靜靜地痛快地承認說：「不錯，我正在和這些下村的人住在一塊
兒。可是——那是我的家嗎？那兒的人們是都恨我嗎？」

「也許你不過這樣想罷！」

「想嗎？請你自己去批評批評。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父親的一切——就是『父親』這名
字——這人都還不配，除了他給我一個生命以外沒有旁的，就是這生命都是可咒咀的；而

且這人，前天踰了我的肚子，於是我便倒在地下了。」

「也許你觸犯了他」。

「我沒有。他回家喝酒。但我告訴你實話，這不過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看他喝酒，好多年前和前天。兩次他都非常厲害的反對我，使我感到他的憎惡。因為，他們說的，真理藏在酒中。他狂醉了，他表現出他對我的厭惡。」

「假如一個灰髮的人，變成了醉鬼，你能不覺失望嗎？」我默默地自己想，我心裏感到非常的沈重，但我大聲地問：「你做什麼事呢？」

「我能做什麼呢？我只好用着嘴，默默地忍耐着。但相信我，在我的靈魂中潛伏着像火山一般，我只要一擊就可殺死這老傢伙。可是這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完全害自己而已。」

「當然。你能了解這點，我很歡喜，而且他是你的父親。」

「不，他不是我的父親了。」

他舉起他的大棍子，好像在打誰，並且把他打倒地下似地，我聽見他正咬牙切齒。

「但你的妹妹呢？」我試以一種柔和的調子，以緩和和他的怒忿。「她不是愛你嗎。」

「妹妹？她？她比誰都恨我。」

「可是前次你不是很感動地說到她嗎？」

「也許吧？在有些奇怪的時候，她對付一個人，沒有什麼理由地，可變成像小姑娘一樣地溫柔。但我今天告訴你實話：她是一隻貓，一隻雌老虎！她任意把我的心兒扯了出來。」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他就這樣完全排斥他們，把他們全都當仇敵看待嗎？」

「那真奇怪。」我想。

「知道我愛她，你想說。」他好像有誰截斷了他的話似地停了說話而沈於默想中。同時他以一種幻夢般的眼睛凝視着我，這空幻而無生氣的和相差這麼遠的變化，使我啞口無言。「也許我真的喜歡她。如果我死了，她或是唯一的悲悼我的人。我呢——也是，我也會悲悼她。」

「你看在這世界上他至少還有一個可愛的人呢！」

他用他的棍子敲着地板。

「在我的靈魂已經破碎了，他們把牠撕成碎片了，那對我又有什麼用呢？」

「你不會判斷得太苛刻一點嗎？親愛的先生。」

「太苛刻嗎？當他們宣告我——一個傻子時才苛刻哩！」

他兩手抱着頭。

「傻子呀！哈哈！」

「這可能的嗎？可憐的朋友！」

「不僅可能，親愛的先生，而且實在，的的確確，非常地真實……幾天前我在蜂場裏做工，我整理這裏那裏，到處打掃清潔移動或調換舊蜂房。當時發現從法庭來的一張紙。你以為上面寫些什麼呢？」

他沉默了，他那炯炯的目光望着我，我靜靜地等着他。

「那是傳老傢伙哈伯爾到法庭裏去傳票，由於一個哈伯爾阿羅伊斯宣佈為傻子！」那就是我！」

他停了，好像爲這可怕的宣告和判決的重壓毀滅了他似地停了。他那寬闊而勇健的胸膛，急速地，充分地，鼓脹起來，響亮地喘了口氣，幾乎像害上極重的肺炎病的人一般，戛的一聲。

「你看，他們以暴力和手段逼我爲傻子呢。以後我還能愛他們而怨恨他們嗎？」

「不，不。他是你最親近的一個人，你一定不可，也不能。」

他悽慘地苦笑着。

「我知道；咒咀者，往往得咒咀之報應。我知道。我不管這些鄙俗而說話可恥的人。請注意，現在說到旅館主人，新教徒了，他幾乎是個可親的人。可是幾天前我聽見他說了一句污穢的英語，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懂得英語，或是在什麼地方學得那句穢言，連他自己

己也不懂那句話的意思。但我問你：我如何能和說那種話的人做朋友呢？」

「那使我我很歡喜，哈伯爾先生，即此一點已使我尊重你。」
他抗議地揮着手。

「那是無須乎的。而且也沒有理由。因為我也已經咒咀過了，可厭地咒咀了。在我的流浪中，多半是挨餓受氣的，於是我只好去求乞。那些人們，當我以上帝的名譽向他求助時，他們如何對我呢？起初他們都叫我倒下來，以後丟給我一點佈施，他丟給我如同丟給狗一般。在我的窮困和不幸中，我以感激之言，有禮地感謝他們的好心，可是在我心裏，我却是咒咀他們下地獄。我知道這是醜惡而卑下的。畢竟他們是從來沒有見過我的人，他們對我毫無恩情可言。可是這些住在下村的人……我到那裏去，該是最合理的呀？」

向天舉起強有力的拳頭，可怕地搖看。

「全能的上帝會打擊他們，如果真有上帝的話。同時他也會打碎我。我爲了什麼而生活和受苦呢？」

我心裏覺得畏縮起來：「這人瘋了嗎？」

「但你看，你剛剛又犯了罵天罵地的罪呢。」我試想安慰他。

「是的，但我現在不管了。我的靈魂已經完全破碎了，我在這世界上還想什麼呢？」
「請你自己安靜一點吧。」

「自己安靜嗎？我很喜歡，很喜歡，但如何安靜呢？」
他兩手掩着眼睛。

「你現在想做什麼呢？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那裏？誰知道？日暮的時候，鳥兒也知道飛到何處去，我却不知何所歸。我將在這世界上流浪，直到我倒斃在街上或牆後。」

我伸到口袋裏。

「我想給你一點旅費，如果你許可我的話。」

「不要拿錢。隨牠罷！我已經欠了你一個銀幣了，不要以為我已經忘記了。我還沒有忘記呢。請恕我——不，把你的錢，放回袋裏罷。在我的靈魂已經完全破碎了時，金錢又何能助我呢？」

「我很願意給你，但如果你不要，就罷了。祝你壯健，我們再會時你將更愉快！」

「你已打算去了嗎？你很忙嗎？我可伴你到教區宿舍去嗎？」

「隨你。」

「你大概有好書吧？時間安靜的時候，讀讀也可以安慰我一點。在讀着的時候，可以忘記一切。」

「我去看看，我希望可以找到。」